



一把精巧的梳子,是古时男女之间的爱情信物。又是一年七夕到——

方城梳篦,梳出中国式浪漫

□本报记者 陈菲菲 文/图

结发同心,以梳为礼。又是一年七夕到,尽管现代人表达爱情的方式五花八门,礼物也是眼花缭乱,而在过去,人们常用的梳篦在七夕这天扮演着重要角色,成为少男少女们传递爱情的美好信物。

一把精巧的梳子,一种中国式的浪漫。2018年,有着千年传承的方城梳篦,被列入南阳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引起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

七夕前夕,记者前往方城,探寻这一中国式浪漫的传情之物。



木梳烫花

古时,插梳为饰是风尚

中国古人兴蓄长发,作为日常梳理头发必备之物的梳篦,在生活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说文·木部》:“梳,所以理发也。”又名“栉”,梳比(篦)之总名也。段玉裁注:“疏者为梳,密者为比(篦)。”梳子齿距疏松一些,用于头发的梳理;篦子的齿距密,用来篦去发间的污垢,保持头发清洁,不长寄生虫,使人焕发容光。唐罗隐《白角篦》诗:“白似琼瑶滑似苔,随梳伴镜拂尘埃。”

“玉蝉金雀三层插,翠髻高从绿鬓虚。舞处春风吹落地,归来别赐一头梳。”起初是以整理头发为主要功能的梳篦,逐渐演变成成为头饰,与簪、髻、钗、珠花、金钿、步摇等并称为中国八大发饰。插梳为饰,在唐至后五代时期达到了顶峰,女性头上可以戴上多个形态不一的梳子,形成复杂的发型,成为一种风尚。诗人元稹也写道:“玉梳钿朵香胶解,尽日风吹玳瑁簪。”

梳理头发用梳,清除发垢

用篦,作为生活必需品,方城梳篦的规模制作已有千年历史。“过去时代卫生条件差,生活方式落后,人们的衣着和头发中常生虱子,篦子的实用功能更强,所以方城县招抚岗的篦子更为有名。”方城县文化馆非遗办公室主任杨青说,招抚岗制作篦子的传统始于宋朝时期,明末清初最为兴盛,年产可达一千万把,曾远销山东、山西、陕西等十几个省,制作梳篦的匠人有数百人。

传情,结发同心以梳为礼

结发同心,以梳为礼。梳篦有过极端的华丽,也在日常生活中返璞归真,成为爱情、亲情的见证。古人把头发称为“青丝”,取“情思”的谐音,用头发寄托相思之情,而梳理头发用的梳子也成了男女之间的定情信物,包含着互许终身、白头偕老之意。因为关乎爱情,在七夕节这个最具浪漫色彩的中国传统节日里,送梳传情成了不少地方的习俗。另外,古代女子出嫁前,家人会为她梳头,

“一梳梳到底,二梳白发齐眉,三梳子孙满堂”,梳子寄托着家人的美好祝愿,传递着朴实的亲情。“特别是在方城当地,姑娘出嫁,父母一定会准备好两把红色木梳做陪嫁。结婚梳发是对新婚夫妇未来的祝福和期盼,祝愿他们白头偕老,生活美满。”樊俊说。

经过几代传承人的努力,方城梳篦制作在造型、结构、材质、纹饰等方面不断更新,进一步融合了玉雕、烙画等南阳工

艺元素以及传统漆艺,生产日常实用梳、南阳烙画梳、婚庆礼品梳、旅游纪念梳四大系列300多个品种。现如今,樊俊和同为方城梳篦县级传承人的卞云朋一起经营着一家以生产木梳为主的工艺品厂。在他们看来,方城梳篦不仅仅是一件实用生活用品,更是老百姓喜欢的一种文化,一种风尚,一种理念,一件能互相馈赠的时尚礼品,一条能够继承传统梳篦工艺的有效途径。

传承,留住悠悠梳美时光

梳篦制作是一项精湛的民族技艺,以毛竹、木材、兽骨为主要材料,用料精良,制作过程也颇为讲究。从开料到成品,一把木梳需经过36道工序,一把篦子则有72道工序之多,其中极为讲究的雕、描、烫、刻、磨等工序需经传统工艺制作方法方能完成。

卞云朋是方城梳篦的第四代传人,一块小小的木头,在他的手中,经过出坯、斩头、开齿、刨背、雕刻、抛光等精细流程,一把细腻柔滑、图案精美的木梳便慢慢呈现在眼前。“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老辈人提着筐到集市上卖梳篦,走街串巷换取

生活用品。八九十年代以后,梳篦生产逐渐发展起来,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从家庭作坊式生产逐渐发展到使用数控机床的量产,用刨子、锉、砂纸的传统打磨方式也被电机带橡胶胶替代,制作出的木梳手感更为圆润,线条更为流畅。”卞云朋说。

“做好一把梳子,短则只需半天工夫,然而真想做一把人人爱的梳子,不仅需要上好的原料,还需要长时间的手工雕刻,有的时候做上十天半月也不嫌慢。因为,梳篦匠人讲究的是慢工出细活儿,容不得有急功近利的浮躁

成分。”花甲之年的陈德录是方城梳篦市级传承人陈兆亨的侄子,陈老先生因故去世,陈德录接过了篦子制作的传承大旗。可惜的是,尽管方城招抚岗篦子因其工艺独特、制作精良声名远扬,但因为工艺的复杂、销路的下降、手艺人的老龄化,已呈现没落之势。

卞云朋又一次从橱窗里拿出了制作篦子用的双刀,擦拭一番,橱窗里放着锯、大刀、折刀、锉刀、篦子拍等制作篦子的老式工具,他希望有一天篦子制作能重新精致起来,传下去,“这不是为了生存,而是为了坚守和传承”。⑦3

我的所谓“写作才华”,也不知是怎么被部队领导发现的。现在回想起来,最开始是给我们班写好人好事稿,写完了,吃饭的时候就站在食堂中间念给大家听,算是广播了。我们班长觉得,哎,这个丫头还可以写东西,于是搞晚会的时候,就让我写个节目,我就写了个诗朗诵。后来根据我新兵连的战友回忆,我在新兵连就写过所谓的诗歌(必须加所谓,实在是毫无诗意),很可能我是把新兵连的那个东西改了下而已。但被大家夸奖后我胆子就大起来,什么都敢写了。我写过山东快板,写过三句半,是帮其他分队的男兵写的(一分报酬没有就开始揽活了)。也没人教,就是从连队图书室借了一本《解放军曲艺》,照着那格式,把战友们的好人好事编进去。

在我所有简历里都有这么一句话:1979年考入四川师范大学中文系,1983年毕业。对我来说,考大学是我人生的第一道坎。

1978年,即当兵第二年,我确立了自己的人生第一目标:上大学。而且是无论如何都要上,非上不可。我开始朝这个方向努力。但1978年失败了,不是没考上,是没让我去考。那时候战士考大学必须领导批准,有名额限制。

1979年来临,我又蠢蠢欲动,想再次请求领导让我去考。

在考大学之前,有另外三件事,也发生在1979年。它们全部出现在我写给父母的信上。

先讲最小的一件:我有了一笔“巨款”。

前面我曾写到,1978年我一个月津贴是七块七毛五,连里要求我们每月存五元,几乎是强行的。一年后,1979年1月,司务处就把钱返给我们了。我一下子拿到了60元,巨款啊。我就认真规划了这60元的用途。给爸爸买了茅台,当时茅台才九元一瓶,军人服务社就能买到;给妈妈买了花生酱,给姐姐买了件衬衣,给自己买了个半导体收音机,就所剩无几了。

姐姐的衣服是寄到咸阳的,爸妈的东西,是托部队上的人带去长沙的。于是有了下面这封信:

爸爸妈妈:

收到东西你们一定会很奇怪吧?“山山没提起过又(要)带东西回家呀?”我就是想让你意外地高兴一下,当然,如果是我亲自送来就会更让你们惊喜,目前暂时没有这种机会,等将来有一天我突然出现在你们眼前时,哪怕两手空空,全家人也会高兴异常。不过我想爸爸也许会埋怨我又麻烦别人,这个好解释,人总是要互相帮助的嘛!我每次去成都都要帮别人带东西,都乐意带。因此,虽然我现在还不知道是哪一位帮我将东西带回长沙,可我想他也会乐意的。请爸爸妈妈代我感谢他!其实不用我说,他一定会受到爸爸妈妈的热情款待。

那瓶酒是老早就买好了的,本来应该在爸爸入党时送给爸爸,可那时没机会。

下期请看:当年,60元的含金量还是很高的。⑦3

19

纪实



裴山